

分裂的主体

——论《黑暗的心》中库尔兹这一人物的文化寓意

周黎隽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从语言的分析入手把握库尔兹分裂的主体, 指出“他者”的存在是主体分裂的基础, 语言的分裂又进一步加深了主体的分裂, 从而揭示菲勒斯对个体造成的压抑, 消解了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可能。

关键词: 主体; 分裂; 他人; 能指; 所指; 菲勒斯; moi je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700-04

启蒙运动以来, 人的主体性/理性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二百多年来的社会状况和人的实践日益证明, 所谓的完整无缺的主体只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而已, 事实上主体始终处在分裂的状态。后现代哲学家如拉康、德勒兹、福柯等完全颠覆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 他们认为: “反思的主体已经是一种‘异化了的主体’。真正的主体只能是无意识, 它随着人的社会化、文化化而日益被压抑, 被排斥, 被逐出意识, 从而导致了人的分裂、主体的分裂。”^[1]

一

拉康指出, 主体不是以意识为中心的自我同一主体, 而是由他者介入而异化的主体。这种异化和分裂首先发生在想象级的“镜像阶段”, 然后又进入符号级的“语言阶段”。当婴儿看到镜中映像时, 他会把镜中的他人看作自己将要变成的形象, 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 这一趋向并无改变, 只是他人的目光取代了实体的镜子。所以, “镜像阶段”并没有确定的时间范围, “它不仅仅是婴儿期出现的一种特定现象, 它还体现着个体的某种持续不断的倾向——寻求并呵护某种‘理想自我’(ideal ego) 想象中的整体性。”^[2] 在人一生的各个阶段, “理想自我”会因为他人的介入发生或大或小地变化和转换, 但它总是具

有高屋建瓴的意义, 成为左右人行动的映象。

马洛在小说开篇处就指出了左右库尔兹行动的一个映象。他说: “征服这块土地, 这主要是指从那些肤色不同, 或是鼻子比我们稍塌一点儿的人手里抢走它, 这并不是一件漂亮的事……惟一能够给予补偿的是那种, 那种隐藏在它背后的观念; 这不是一种感情上的借口, 而是一种观念。以及一种对于这观念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信仰——这是一种可以去加以树立, 对它顶礼膜拜, 向它贡献牺牲的东西。”^{[3](583)} 这种观念其实就是整个西方社会创造的殖民幻象。这种幻象滤去了殖民过程中血腥的成分, 掩盖了殖民者强盗的本质, 使它成为“进步、科学”的代名词, 无怪乎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将殖民视为神圣的事业, 认为殖民可以“使那千百万愚民摆脱他们可怖的生活习惯”^{[3](497)}。而贸易站的代理人则自夸说: “为了指导欧洲托付给我们的事业, 需要更高的聪明才智、广泛的同情心和专一的目标。”^{[3](517)}

他们的言语绝非个人的即兴创造, 赛义德说: “所有的表述, 正因为是表述, 首先就得嵌陷于表述者的语言之中, 然后又嵌陷在表述者所处的文化、制度与政治环境之中。”^[4] 既然所有的话语都在文化的幕布下出现, 那么他们的言语背后也绝不会是一片空白。果然, 文中接着指出, 这种话语已经在报刊和社会言谈中成为“陈词滥调”, 以致把我们尊贵的夫人搞得晕头转向, 又塞满了那个愚蠢的代理人的脑袋。甚至连那英明的、天才的库尔兹先生也和他

收稿日期: 2003-06-05; 修回日期: 2003-10-15

作者简介: 周黎隽(1977-), 女, 杭州人, 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诗歌、小说。

们持同一观点,“每个贸易站都应该像道路上的一盏能够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路明灯,它当然是一个贸易中心,但是也应该是一个博爱、进步和教化的中心”^{[31](528)}。这类话语的铺天盖地实际是权力意志运作的结果。帝国为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创造发明了这一观念,并通过报刊杂志使之播散开来,成为一种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从而使社会群体达成共识。东方与西方在这种话语系统中,始终处于进步与愚昧,文明与野蛮的两极,而将进步与文明带入蛮荒之地,征服荒原的冒险者则被戴上了英雄的桂冠,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英雄神话”。库尔兹就陷身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罗网中,他在他者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个凯旋而归、得到皇帝授勋的英雄形象。他怀着孩子气的梦想,“一心希望有朝一日当他完成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从一个天晓得的鬼地方回来的时候,会有许多皇帝在火车站恭候他驾临”^{[31](583)}。他者的目光就像一面镜子,库尔兹在这一镜子中误认了自我,形成了一未来英雄的幻象。由于这种幻象的基础是“他者”,这样,库尔兹无意识的自我 moi 虽然处于主体的位置,但他的认同根源却是他者,即 Other(A),这样,确定他与他的想象身份是否合一的决定权就悬置在他人的话语中,现实中的个体不可能弥补这一缺失,构筑自足的主体。

库尔兹要追求其想象认同的身份,就必须得到他者的认可。这一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权力系统中占据一个位置,获得在官方体制内行使对黑非洲人民掠夺的资格,再以这一位置所有的资源和便利去为帝国攫取财富,成为一个对帝国来说必不可少的人。所以他老是说:“你让他们看到你是个真正有用的人物,他们便把你的才能夸个不休。”^{[31](583)} 库尔兹运用自己的才能去夺取大量的象牙,其目的不是为了留给自己享用,化作自己的财富,而是为了奉献给帝国的统治者,让他们铭记于他,让历史铭记于他。所以拉康说:“人的欲望是在他人的欲望里得到其意义。这并不是因为他人控制着他想要的东西,而是因为他的首要的目的是让他人承认他。”^{[51](278)}

这样自我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异化的开端,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谁要是跳进无休止的帝国扩张漩涡,他会消灭自己的存在,服从这个扩张过程的规律,认同那些他应该为之效劳从而保持整个过程顺利推进的无法辨认的势力,他会将自己仅仅看做一种作用,最终把这种作用,这种强大潮流的体现,当做自己可能获得的最高成就”^[61]。

这里的库尔兹其实已经从自由的想象级步入了

受社会道德法权限制的符号级,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菲勒斯(phallus),即那公众眼中的权与名。为了追求这种权与名,他成了他人目光下异化的自我,他的语言主体 je 成为他人话语的客体,从他人话语中得到异化的力量,脱离 moi 成为异质的存在。

二

库尔兹的语言主体 je 屈服于他人话语,屈服于代表菲勒斯的权力话语。他不明白宣讲自己的欲望,而是遮遮掩掩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和平、进步的使者。福柯指出:“要获得进入特定序列的权力,就必须以屈从为代价:必须进入赋予权力的话语,受这种话语的控制。”^[71] 所以,在库尔兹满口的仁爱与进步中,他与权力话语实际已经达成了一种隐秘的共识:他们都要牟取殖民地的财富,但必须给它穿上仁爱的外衣,使它能奉高尚的友谊之名得到大众的支持;同时,又使它与西方的“人道主义”语境一以贯之。库尔兹借着这种共谋进入了权力的特定序列,也在这一共谋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自我”形象,掩盖了本我的欲望。

在欧洲社会中,社会舆论、邻里目光、传统的道德法则构成一个精细的系统,它时时凝视着人的行为。在这种凝视中,人类强大的本我力量只有循着它所允许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一部分欲望,也就是说人必须与这些细部的权力话语妥协,才能得到他人的肯定。“人际关系的温暖,社会中人群窥探的眼睛,都对人有一种文明的影响力,保证他的行为符合正确的规范:他们阻止个体出轨,他们使个体每时每刻都意识到社会的要求。”^[81] 库尔兹为了获得这一权力系统的承认,只能把自己的力量纳入为权力系统服务的通道,从而以这个权力系统赋予他的力量去实现自我的欲求。

而在蛮荒之地,某种超自然的、外来者的地位使他既躲开了文明世界的凝视,又无需落入部落民的道德规范的限制,在一种菲勒斯的空缺中,他成为部落民中的“特权者”,把他与食人者比较,我们发现:“这种内在的限制库尔兹没有,而那个受朝圣者雇佣的水手还有”^[91]。这种空缺使他想要超越原有的位置,成为土著民的菲勒斯。他原有的欲望目标也在当地土著民的目光下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倾向于成为当地的主宰,追求一种神的地位。理想的英雄业已消退,超能的人/神代替了“殖民英雄”成为他的最

终幻影,也成为他的“迷失之地”。

在库尔兹孤独地逃逸文明、返回荒野的路上,马洛堵住了他,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心灵的狙击战。

“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

“完全知道。”

“您会完蛋的,完全彻底完蛋的。”

“我有一套庞大的计划。”他犹豫不决地喃喃低语。

“但是……”

“我正要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他恳求说,话语中充满渴望,那苦苦追求而又欲得不能的语气使我全身的血液结冰。

“您的成就反正已经在欧洲得到肯定”,马洛从容不迫地断言^{[3](578)}。

库尔兹已经连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可是他仍然有着强烈的要干一件大事的冲动,他不满足于仅仅在欧洲得到肯定,或者说,欧洲的肯定中包含着菲勒斯对他的压抑。他想要摆脱这种压抑,在上著民中真正占领菲勒斯的地位。这里,虚幻的想象和个体实际的能力完全处在两个极端了。库尔兹话语中的“我”并不是他自己真正的实体,而是幻想的身份认同。拉康在《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一文中对人类主体的三元结构作了明确的论述。首先是那个说话的人,即发言行为的主体;其次是那说话的人的话语中“我”所指示的象征主体。主体的第三要素是在镜像阶段构建的想象的自我,它赋予主体一个他实际上欠缺的身份。当库尔兹说“我正要去做一些伟大的事情”时,话语中的“我”其实是一个象征主体,即能指主体,他与说话的那个人,即所指主体并不对应。当时,所指主体已经成为疾病的俘虏,除了声音,他已经不剩下什么力量,但是作为能指主体的“我”却有着无穷的力量,能控制这片土地,控制土地上的子民,建立自己的王国。而那个站在伟大事件入口处的形象则是主体想象的身份认同,是他在镜中虚构的一个幻影。只不过,这时的想象主体已经从殖民英雄转变为“凶暴的野蛮民”的上帝。这样,主体一裂为三,想象主体与象征主体时而重合,时而分离。所以,我们所说的主体决不仅仅是现实行为者,他既是所有的能指,也是所有闪烁不定的所指,他是使语言和现实永远分裂的“真实的深渊”。拉康曾比喻说,主体之破裂有如主体行进于两堵墙中间,一者希望在真实界追求满足,另一者希望在想象界追求满足,欲望的主体由于压制而进入无意识,此压制作用在欲望的无意识意指和运作于

意识表面的能指链之间构成了主体的分裂。

三

考察语言的分裂关系,我们便会进一步理解这种分裂。在索绪尔那里,只要在同一个语言系统中,在约定俗成的规则下,能指和所指一旦连结,符号的意义也就确定了。但是拉康质疑这种能指和所指的平衡和对称。他认为在能指和所指间有一道横杠,标志着能指和所指这两个网络组织起互不重叠的关系^{[5](398)},因此不存在任何自然的、自动的或自明的从能指向所指、从语言向意义的过渡。同时,拉康提出了“能指链环”的概念,能指指涉的不是客体而是语言链环——其它的能指;一个能指是这个长链上的一个环节,同时它又套在另一个无尽的长链上。这样,意义表述就“显然并不在对现实的单纯指称中得到解决,它总是指向另一个意义”^{[5](398)}。

同一符号、同一能指在面对不同的受众时,由于它与每一受众无意识中整个复杂的能指链相互关涉,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库尔兹的同一句话落在不一样的地方就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当库尔兹说“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贸易站,我的河,我的……”^{[3](553)},宣称每样东西都是属于他的时候,他与权力系统、与整个帝国、公司的关系就从共谋走向了对立。因为在他所处身的权力序列中,他实际扮演的是帝国的服务者、服从者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为公司弄到尽可能多的象牙。当他圆满地完成这一使命时,“他是最好的公司代理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对公司有着极其巨大的重要性”^{[3](512)}。但当他病得奄奄一息却仍然执着地要留在荒野时,他显示出了妄图脱离帝国,自由地控制一切的强大欲望。

在上著民的语境中,当库尔兹说“我的……”时,却丝毫没有夸大自己权力的意味,他确实是这个地区的主人,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对当地居民的控制权。他给反抗的上著民安上“反叛者”的头衔,名正言顺地用暴力压制了他们,甚至把他们的人头竖立在居室外面的柱子上作为永久的标志,时刻提醒人们惩罚的存在。顺服的上著民则把自己的营地迁到贸易站周围,人们还每天来拜见库尔兹。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行为自愿地纳入库尔兹的视线下面,自愿地将自己的自由交纳给库尔兹,听从他的吩咐和命令。库尔兹也由此取得了“主人”的地位。所以,当库尔兹宣称“我的……”时,他是在宣讲一种主人的权力,他通过他的臣民控制着象牙,控制着这片土地。不

但如此, 库尔兹还是他们心目中“神”的幻影。库尔兹自己曾说: “我们是带着一种类乎神灵的威力去接近他们的。”“只需简单地运用一下我们的意志, 我们便可以一劳永逸地对他们行使一种实际上是漫无止境的权力。”^[3](555)] 在他们眼中, 库尔兹的知识, 库尔兹的天赋才能使他具有洞悉这个神秘世界的魔力, 他不但可以左右他们生活着的世界, 而且可以左右他们的心灵。他们用“无法形容的仪式”向库尔兹致敬, 当库尔兹离去时, 他们心中漫溢着绝望的悲哀, 他们用巫术恳求神灵, 让库尔兹重新回到他们中间。

我们知道, 库尔兹在宣称进步与正义的时候, 能在滚滚的词海中纵横开阖, 将雄浑之气注入语词, 使它如滔滔海浪, 撞击人的内心; 但当他表述自己的欲望时, 他就用很简单的词语, 如“我的”“我有”“我要”等。在他向他的忠实的朋友索要他仅有的一点象牙时, 他就直接说: “把象牙给我, 不然我就枪毙你。”^[3](564)]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能指与其背后强大能指的依托关系。库尔兹是借着共谋进入权力话语的特殊序列的, 他是自己要求去殖民地的, 这样, 权力话语对于他的影响在被动接受的意义上就增加了主动选择的意义。本来, 对于进步与和平的鼓吹已经成了环绕在他耳边的“他者”话语, 成了时刻不能离弃的思想。现在, 他又对这种话语来了一个敞开式的拥抱, 无穷无尽的既往的能指在他的头脑中交汇、融合。多年的积累和沉淀使他最终成了这种话语的熟练的操作者、创造者, 使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吐出华美的篇章。而在接近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真正的欲望时, 库尔兹就没有既成的无尽的能指可以套用, 他只能用直白的、简单的语言表达它的本真。

在文明世界里, 人必须在权力话语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发泄自己的能量。人那种自恋的激情, 那种

要在现实世界打上自己印记的欲望必须以一种符合规范的形式才能得以张扬。库尔兹的语言变化就显示出菲勒斯的强大力量, 个人的语言主体 je 成了菲勒斯话语的客体。人的无意识的自我 moi 只能在他者的目光中看到自己的欲望目标。当这种欲望目标与文明世界的菲勒斯一致的时候, 任何华美的语言都可以与之共鸣, 而当这两者背反的时候, 道德法权对个人的压制就通过破裂的语言体现出来。所以说, 人的主体永陷于“他者”中间, 人的欲望永在压抑之下, 人生只能是多种力量斗争的平衡, 而不可能得到彻底的释放和满足。

参考文献:

- [1] 曼·弗兰克. 正在到来的上帝·关于一种新神话的讲演录[EB/OL]. <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haiwai/200203/200203090030.htm>.
- [2] 约翰·斯特罗克. 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施特劳斯到德里达[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37.
- [3] 康拉德. 黑暗的心[A]. 康拉德小说选[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4] 张惠瑜. 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及其叙述文章的策略(第二章)[EB/OL]. <http://gadfly1974.nease.net/articles/local108.htm>.
- [5] 拉康. 拉康选集[C].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
- [6] W·赛义德. 赛义德自选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11.
- [7] 张廷琛. 《性史》译序[A]. 米歇尔·福柯·性史[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 6.
- [8] Girdhari V T. The novels of joseph conrad[M]. New Delhi, Prestige books, 1999. 62.
- [9] Albert J. Guerard, The Journey Within, in Harold Bloom eds.,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7.

Dispersed subject

ZHOU Liju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Heart of Darkness*-Kurz,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divided situation of Kurz's subject and to point out that the "Other(A)" is the root of the division. Furthermore,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 reflects the division. Then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human beings are always in the hands of Phallus, which makes the freedom and liberation impossible.

Key words: subject; divide; other(A); signify; signified; Phallus; moi, je